

王恺 著

老奋青 时代

青涩年华 逝去
却 明白了 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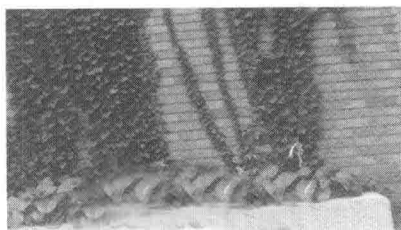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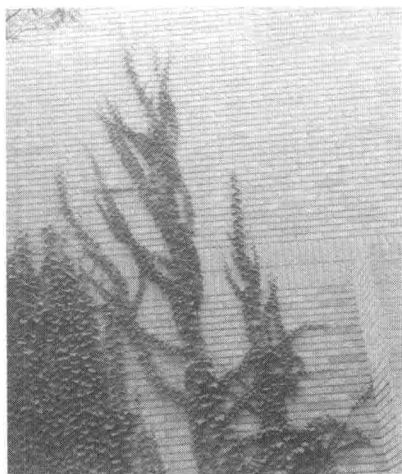
70后追忆90年代的大学四年
追梦/追爱/追思/追怀/追述
年华须臾，转眼，已似半世春秋。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WENHUA LITERATURE PRESS
www.jswenhuapress.com

老奋青时代

王恺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奋青时代 / 王恺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7629-7

I. ①老…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84300号

书 名 老奋青时代

著 者 王 恺

责任编辑 王雁雁 张 雯 陈琪荣 王宏波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毫米 1/32

印 张 9.875

字 数 260千字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629-7

定 价 29.8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许多人都说七零后也许是建国后最幸运的一代。孩童时不用忍饥挨饿、不用吃毒奶粉地沟油；少年时正值港台文化的黄金年代，又没有国产山寨文化的毒害；在“文革”后商业化之前社会充满正能量的八十年代长大；在学费暴涨前上完了学；在房价飙升前又买了房。且不说这些网络话语是否适用于每一个人，但对于我这个纯正的江南子弟而言，确实是在孤单一人的状态下长大的，以至于进了北方的大学后居然成了同学中极少数的“独生子女大学生”。现在看来，当年在大学的种种遭遇，都与这种身份有或多或少的关联。

而且，我们这代已过期的大学生确实处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一个重要时段。那时候，正能量的熏陶还非常明显，但日后危害社会健康肌体的强大毒素那时也初现了端倪，尽管破坏力还不算很大。

从招生来说，九十年代的大学生，既不像八十年代那样凤毛麟角，也不像扩招后那么泛滥成灾，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八十年代，招生过于严酷，堵死了许多高考落榜者的后路，也逼得进入大学的幸运儿成了天之骄子，到哪里都不会轻易放下架子。扩招以后的大学生，无法违背“膨胀后就会贬值”的规律，身价陡然走低，到如今也沦落到弱势群体阶层去了。而九十年代中期，大学生虽没有了多少天之骄子的心态（最多在大一新生的欣喜目光里可以找到些许余绪），但毕业即失业的现象还没有成为那么严重的社会问题，大

部分人还可以找到个过得去的工作。

从师资来说，当时有恢复高考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那时他们已成为中坚力量。这些人中像如今易中天、于丹这样能说会道口吐莲花的不在少数。所以“逃课不逃觉”的现象尽管那时也已经很严重了，但主要还是逃那些讲课不行又不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课。那时候能在不少人的课上学到东西，也是个不争的事实。更重要的是，当现在大部分八零后九零后都感叹未能亲身感受大师亲临的强大气场时，九十年代中期的青年学生却还有机会经常与许多老先生当面交流。进入新世纪后，那些经历过“文革”劫后余生又能称得上大师的老先生基本已经作古，使人不能不承认命运的分配并没有公平原则可言。

从人际关系来说，那时候已经比八十年代错综复杂了，明争暗斗比比皆是。许多学生干部俨然是官场中人，非常善于拉帮结派搞关系。但那时候，这些学生干部得到的实际利益不是很大，校园和社会提供的空间还不至于让学生干部们有中饱私囊的可能。

说实在的，每当到了社会转型的十字路口，总会令人不知所措地彷徨，也会使人左右逢源地明睿，全在于是用固执己见的固执来面对它，还是用兼收并蓄的豁达来应用它。也许那个时代的许多同龄人并没有那么自觉的意识，不过那个时代的大学生却实实在在地受惠于这十字路口的四通八达。七零后能渐渐成为现实中的中坚力量，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这一代大学生是幸运的！

但问题是，事情往往有另一面：我们这代大学生如今渐渐成为中流砥柱了，那么眼前这一些恶我们这一代到底有没有参与？参与了多少？参与的程度如何？现在的不理想、不如意的状况，我们究竟要负多大责任？

关于这一点，我没有答案，只说一点浅见。

我在工作之后，耳闻目见了一些丑恶之事鄙陋之人，却发现自己多多少少还是可以理解或者说谅解的，却唯独对大学时候见识的

无耻之事始终无法谅解。为了这点我思考了很久，这部小说可以说就是自己思考的结果之一。

因此在小说里，我没有放弃对正能量的描述，也没有放过对当时一些恶人恶事的揭露。也就是说，当大部分我的同龄人在遇见现实无奈而感叹“青春无悔”的同时，我却站出来大呼“青春也无耻过”。这么做未免有点煞风景，也有被人指责过于矫情的嫌疑，但那恰恰是我的真实感受。讲深一点就是，到底是“青春”的价值观立脚点，使得“青春”的东西一旦接触社会现实就会“恶化”呢？还是说某些“青春”的东西，会使得社会现实必然“恶化”呢？

对此我同样没有答案。

回想当年自己大学四年，经历的事可真不少。说那四年是自己人生的一个高峰，恐怕并不为过。至今，许多事情与人说起，还说得眉飞色舞的，当然也时常被好友同窗拿来作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朋友们的撺掇，特别是大学时代许多朋友的鼓励，直接促成了这部小说的问世。

话说回来，头一遭写小说，又是个长篇，幼稚和可笑看来是避免不了的了。如果读者一不小心遇见了，那么随手翻一翻，也许会有一点点回味的。

目录

自序	/1
----	----

楔子	/1
----	----

第一话 追梦

第一章	学府新荣	/4
第二章	学生干部	/24
第三章	军训！军训！	/52
第四章	大别山支教	/66

第二话 追爱

引子	/92	
第一章	搬进本部	/95
第二章	触“电”	/109
第三章	风云突变	/137

第三话 追思

引子	/160
第一章 献血	/163
第二章 血染的风采	/169
第三章 余波未平	/188
第四章 G托的一代	/202

第四话 追怀

引子	/216
第一章 暗流汹涌	/218
第二章 从失望到绝望	/240
第三章 终南捷径	/268
第四章 就这么完了	/298

楔子

“好你个王悦，大学四年，连张毕业照都不肯去照吗？你以为你是谁啊！”

“是啊！何必呢？同学一场，连个毕业照都不去也太不够意思了。”

“以后各奔东西了，不知道谁还能见到谁，有个照片总是好一点的。”

“连黑子都去，你比我们的大诗人还牛？”

“牛人辈出啊！”

任凭宿舍的几头“非驴非马”怎么冷嘲热讽、唧唧歪歪，王悦就是不去照那个毕业照。平时利口纵横文学学院的王悦，这时完全是一副道家风骨，不理不睬、不言不语，似睡非睡又似有还无，连诗才无双的黑子都暗暗吃惊。他实在搞不懂照个毕业照又怎么了，为何一句戏言不幸成了谶言！

“走吧。”黑子有点哀求意味的口吻显然是五味杂陈，“好歹陈郁清也去。文学院九三级‘风、尘、侠’三剑客可别少了你这个‘侠’。给不给风、尘面子？”最后一句终于有了点人间世的味儿了，再想反驳实在任谁都会过意不去了。

“小蕾也不去。”王悦只说了一句，就把所有可以商量的余地都塞满了。

林小蕾和王悦读了四年大学，也谈了四年恋爱。临毕业了，除

了接近凌晨时分各自回男女宿舍就寝，其余时间几乎形影不离，出双入对。林小蕾不去，说明这是两个人的决定，不是王悦自己的，任何劝阻不到此为止就是自取其辱了。

“人生能有几个四年！”黑子临出门时幽幽地扔下一句话。

是啊！一辈子能有几个全是在读书的四年？能有几个只属于自己的四年？能有几个只为了自己活着的四年？

第一话

追梦

第一章 学府新荣



中国科举史上，许多状元出自江南。历朝历代尤其明清两朝，京师离不开江南，江南也需要京师。后世的所谓“南北之争”、“京派海派论战”说到底都是“京师—江南”空间组合的反映与折射，只不过这些纷争都是历史的余绪散屑而已。

一九九三年九月，王悦来到京华大学报到。和所有的大学新生一样，此时的他还沉浸在功成名就的虚幻和对四年大学生活的无限向往中。在他心中，进入京华大学文学院是无上的光荣，京华大学未必是全国顶尖的，但其文学院在全国绝对是数一数二的。

大学——那时对他来说还是一个神圣而充满诱惑的字眼。

小学三年级时，王悦跟着他落实政策获准返城的知青父母，从江南水乡的田埂稻浪里走进了大上海。说是大上海，其实也只是在上海的一个小弄堂里。整日被煤球炉的呛烟、到处滴水的衣裤、拥挤不堪的亭子间和没完没了的邻里争吵折腾得热昏热昏^①。好在上海当时再不济，对孩子的读书却也格外看重，尤其在因为“文革”

^① 热昏热昏：吴语方言，有昏天黑地、焦头烂额之意。

没书读、转而希望孩子能“书包翻身”^①的父母的督促下，王悦还算顺利地考上了当时上海数一数二的中学。由于在中学展露了文学才能，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当上了学校文学社的社长，发表的几篇描写儿时江南水乡的文章获了个“新理念作文”大赛第二名。又因有点表演天分，加上因缘际会，受了日后演活康熙大帝而名震全国的著名话剧演员的精心指点，获了全国中学生朗诵比赛大奖，从而不费吹灰之力取得了中学里无数人垂涎的保送名额。正好当年京华大学文学院和理工学院在上海招收两名保送学生，名额全部给了王悦所在的中学，王悦就在所有同学还在“吭哧吭哧”为高考献身的日子里早早拿到了京华大学文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对于从未有过住校经历的王悦而言，大学的第一诱惑就是住校。有时在路上走着，都会憧憬在一个宿舍里六七个男儿以“ABCDEFGF”、“赤橙黄绿青蓝紫”各自居位其乐融融的景象。当然，更多的是在幻想着夜晚与女生通宵达旦侃人生侃艺术的情景。而女生心悦诚服进而以身相许的痴心妄想，更是在拿到通知书后连连在梦中浮现。

可眼前的大学哪有个大学样？这个地方不是京华大学的本部校区，而是一个分校区，虽然在本部南面却叫北校。后来才知道，解放前的京华大学本部确实在更南处，而这里是一个独立的教会学校叫政仁大学。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并入京华大学，后来京华新校区在北面建起，但由于北校这名字几十年来叫顺了，就一直被叫作北校了。许多社会名流、学界泰斗都出自政仁大学。

这地方看得出有点沧桑了，旁边就是当年乾隆做太上皇时赏给自己宠臣和珅的官邸。周围百步之内就有戏剧巨匠、文坛泰斗、美术大师的纪念馆，怎么说都是个文华荟萃的所在。门面也相当可观，由于建校时为教会学校，教堂的痕迹很是浓重。四五层楼的牌

^① 书包翻身：吴语方言，意为靠读书改变社会地位。

坊式大门，巍乎高哉！门窗为木制，其余均为大理石铺制，冬暖夏凉又气派非凡！整个建筑鸟瞰是个扁扁的“田”字，田字的空白处为假山绿地，田字的六条纵横线为各个教室宿舍。其间楼台亭阁连成一体，高墙耸立，屋檐飞动。椽列列柱挺挺，廊长长室幽幽，活脱脱一副昔日王府气象，堪称京味儿十足的百年学府。

可在王悦眼里，这里几乎一无是处。地方居然比以前的中学还小，哪有一丝丝“大”学的气象？整个校园暗淡得如同长了厚苔的下水道，铅灰色的砖墙学究气十足，让人喘不过气来。在野外靠吃死尸的乌鸦盘旋在枯松怪柳上，“呀呀呀”地直聒噪。暗淡的袖珍型课室，让人觉得走错了地方。而且每到光线暗淡处，有时还会莫名其妙地嗅到一股血腥味儿，让人联想起王府里每根椽子都吊死过一个丫鬟的离奇传说，令人不寒而栗。除了门口那个“热烈欢迎大一新生”的横幅明白无误地告诉他，这里就是他梦寐以求的大学外，眼中所见都与他的憧憬大相径庭。

“这他妈是大学吗？”王悦嘟哝了一句，自以为声音很小，没曾想他那经过专业发声训练的中气和百年厅堂的回响出卖了他，一句嘟哝居然余音缭绕地侵入了每一个新生和接待者的耳朵。王悦顿时成了报到新生的焦点，多年没害羞的他脸颊也微微泛了红。

“你们文史哲的大一新生都在这儿上一年，明年儿再搬到本部去！”一派京腔京韵的回答，大家回头一看，一个爷们恶狠狠地说道，“先报到，这个周五下午两点到本部参加新生开学典礼！谁也不许迟到，我要点名的。大一刚来就不去，要处分的！”

“处分”两个字几乎是咬着牙说出来的。

新生们一片哗然，本来就热闹的报到现场更是骚动异常。

“都安静下来，别他妈吵吵！你们已经是大一了，不是高四！”

最后这句还真管用了。可不是吗？都是大学生了。怎么说来着，叫“天之骄子”了，哪有骄子还乱吵吵的？何况报到完了还要交照片、验通知书、分配宿舍、放行李、买饭票、打扫卫生，事儿多着呐！

王悦倒是不急，虽说这京爷又愣又横，倒是把自己从焦点里脱

开了身。

王悦心想，今后还少不了跟这个京爷打交道。瞧这一身白色T恤，特有的京师板寸头，脸上略略地泛起橘皮波纹，呈现出与江南人士迥然不同的面相。

“你哪个学院的？”京爷已经注意到了王悦。

“文学院。”

“别一来就到处嚷嚷，赶紧去宿舍安顿吧。”

“是，正要去。您贵姓？”

“免贵了，姓李，李其壮，是北校工作部的负责人，叫我李老师就行。”京爷径自去门口招呼其他新生了。

房间不小，四上四下可以躺八个人，实际只住七个人，所以多出一张床铺供大家放东西。王悦满意地选了一张靠窗的上铺，选上铺是因为宿舍里没凳子椅子，只有孤零零一张大桌子，以后有人串门都是直通通坐床上，人坐多了想不脏都难。收拾停当，他便直愣愣地起身去换饭票了。

相比高中三年那天天大刑伺候般的煎熬，大学生活简直像在天堂里，很多人都如同笼子里放出来的鸟，兴奋地扑腾着翅膀，可一下子却不知道该往哪儿飞。黑子后来一直说，直到大一上学期快结束，他都反复梦见高考前的那一段时光，每回都吓出一身冷汗。

面对乍然松弛下来的学习生活和无人监督的自由，没上几天课，黑子、李伦还有毛晓柱他们就已经加入了逃课大军，开始了为期四年的“逃课不逃觉”的生涯。文学院的课程很轻松，语言和文学两大类，往往只有上午有课，下午上得很少。大家纷纷觉得大学比中学轻松多了，中断了多年的午觉更是瞬间死灰复燃。尤其一些不点名的大课，许多以听课认真、笔记翔实著称的女生也前赴后继地逃之夭夭。也不知是因为高考睡少了还是天生有慢性嗜睡症，文学院的男男女女纷纷改中学的晚睡早起为晚睡晚起了。

上了几堂课后，王悦发现这大学上课与中小学还真是不同，大

学老师也不都是叫教授。进去才知道教授是最高称呼，数量最少；次一点的叫副教授，人已经不少了，很多人到退休也没混到正的；再次一点的是讲师，更是有一大堆；最次的叫助教，也不在少数。

大学里除了专职教师外，还有着一大帮数量更为庞大的教工队伍，这些人要么搞行政，弄得一个大学到处是处长、副处长；要么搞后勤，连打扫卫生、卖饭票的也顶着大学老师的头衔招摇过市。

大学老师往往都是唯我独尊之辈，都是“我认为”、“我以为”的多，少有拿着教材照本宣科的。文学院的老师更是如此，第一天就要学生将中学语文学到的那些全部扔掉，统统另起炉灶。一般来说，文学这玩意儿也确实没有什么固定正确不正确的，只要言之有理、言之有物又能自圆其说就是对的好。

老师们对待逃课的态度一般与自身学识口才成反比，越是有水平越不怕学生逃课，反倒是学生生怕错过精彩内容而早早占座。越是水平不济，越是把抓逃课当回事，于是就有上课点名、下课补点一次的混账方法，惹得许多学生只好装作病怏怏的到校医那开各种各样的证明来请假。校医也都是人精，要装得像还真不容易。尤其是这个北校的校医，真是火眼金睛洞若观火，没事装的病你就是被人抬进校医室也能一眼就被发现。

王悦早就知道这个校医的厉害，为了逃课去本部的图书馆或去后海闲逛，在总结李伦、郑逸南等人相继落马的经验后，终于找到了对付这个“火眼金睛”的办法。

那晚正是中国第一次申办奥运会，晚上文学院的男生们聚集在白亮的宿舍，围着一个九寸黑白电视机，满怀希望地等着中国申办二〇〇〇年奥运会成功。当萨马兰奇宣读中标城市时，按照惯例要把所有申办城市读一遍。京师因排在第一位而被老萨第一个读出时，宿舍炸开了，都以为中国赢了。正在大家没头没脑一遍一遍唱起国歌时，才知道原来是悉尼获胜。那感觉，对于当时血仍未冷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热脸贴上了冷屁股，别提有多别扭了。

回到宿舍，王悦和黑子抓起了二锅头就是一顿猛灌，感叹中国

时运不济。而王悦则多了个心眼，又悄悄多喝了几口。

等到第二天上课前，王悦头天晚上喝的二锅头、吃的猪头肉起了作用，血脂也高了，心率也不齐了，连体温也接近低烧了。径直到校医那量体温测血压一折腾，还真被冠以低热的病状，从而获得了予以免课的证明。欣喜若狂的他还得装得病怏怏的感谢医生，一步一踉跄地走出校医室，拐过走廊才飘飘然地飞回宿舍继续春秋大梦，惹得李伦、郑逸南大为羡慕，也对校医破口大骂。

二

王悦不像同屋的几个那么兴奋。

“小米粥不要钱随便喝。馒头两毛一个，米饭两毛一两，肉菜八毛，蔬菜五毛，这样下来一天可以吃掉两块多，一个玉（月）正好七十。”毛晓柱掰着指头算账最为兴奋。他的广东腔太重，“日”这个字始终发不出，只读成“绿”，所以日本在他的嘴里也变成了“绿本”。

“我们那里米饭属于菜，食堂里米饭多馒头少，我得顿顿吃菜。”甘肃的黑子一脸的茫然和不解。黑子姓张，因为爱写诗，诗里又充满黑夜的意象，所以大家都管他叫黑子。年纪不大的他脸上已有了些许沧桑，送他来的舅舅和他一起进宿舍时，任谁都分不清哪个是他舅舅哪个是他。

“所以人家说咱这儿是吃饭大学，谁让咱是师范专业？”已在民族学院读了一年预科的马夏文已是老京师人了，对大学的各种事情和规矩知道得要比这些新开豆腐干多得多。

“对，师范师范，就是吃饭吃饭，吃饭不要钱！”已在床上躺了几小时被人误以为病了的李伦一开腔，大家都恍然明白这山东小个儿根本没病，只是嗜睡而已。

“我的一个比我大的同学，在对外经贸大学，一年要交一万多呢！”个子最小、声音最细、最容易被认为是女孩的安徽人郑逸南即